

## 《雪松后的房子》中的动物隐喻与种族书写

王亚萍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金华 321004)

**摘要:**《雪松后的房子》故事背景取自切斯纳特幼时的居住场所, 通常被认为是他对童年的回忆记述, 并无奥义。但事实上, “雪松后的房子”这一意象状似原始动物巢穴, 暗示了“人即动物”这一与当时的主流话语相悖的命题。切斯纳特藉由这一独特的场景模糊小说主旨, 促使读者去探寻“雪松后的房子”的深层寓意。此外, 小说里精心编排的动物隐喻隐晦地揭示了“物种歧视”与“种族歧视”之间的纵深关联, 并深刻诠释了人性与动物性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该小说在抨击种族主义制度的同时, 也成为西方动物解放运动的先声。

**关键词:** 查尔斯·切斯纳特; 《雪松后的房子》; 动物隐喻; 种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 I 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4)06-0540-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11224494

### Metaphors of Animal and Racial Writing in *The House Behind the Cedars*

WANG Yap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e House Behind the Cedars* is set in the house where Chesnutt lived and often regarded as a reminiscence of his childhood. In fact, the image of “the house behind the cedars” resembles that of a primitive nest, implying the proposition that “man is an animal”,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at that time. Chesnutt veiled the theme of the novel with this unique scene, prompting readers to explore the implied meaning of “the house behind the cedars”. In addition, the elaborately-coined metaphors of animal hint connections between “species discrimination”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profoundly interpret the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the animal nature. While criticizing the racist system, this novel also is a pioneer of the Animal Liberation Movement in the West.

**Keywords:** Charles Chesnutt; *The House Behind the Cedars*; animal metaphors; racism

1901年, 美国黑人作家查尔斯·切斯纳特(Charles W. Chesnutt, 1858—1932)曾就路易斯·帕特森(S. Louise Patteson)的小说《猫咪喵喵: 猫的自传》(*Pussy Meow: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at*,

1901)发表评论, 称其是“近几年众多本诠释动物生活以博取人类同情的书籍中流传较广的一本”<sup>[1]</sup>。切斯纳特还特别提到为此书作序且被誉为“动物捍卫者”的莎拉·博尔顿夫人(Mrs. Sarah K. Bolton)。

收稿日期: 2021-12-24

基金项目: 浙江省外文学会专题研究一般项目(ZWYB2023040)

作者简介: 王亚萍, 女, 讲师。研究方向: 美国文学。E-mail: ypwang00@hust.edu.cn

此外，在关乎种族问题的作品中，切斯纳特还曾描摹过形形色色、具体而微的动物形象，从早期作品《雪松后的房子》（*The House Behind the Cedars*, 1900）中引发悲剧的“黑蛇”，到《传统的精髓》（*The Marrow of Tradition*, 1901）中戴上项圈的“狗”，以及《上校的梦想》（*The Colonel's Dream*, 1905）里降临厄运的神秘“黑猫”等，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雪松后的房子》。该小说的标题及主要故事场景均取自切斯纳特儿时生活的场所，通常被认为象征着他童年的回忆，并无深刻含义。然而，一旦我们将视线拉远，从隐喻的层面来看，雪松掩映的房子又状似原始的动物巢穴，居于其中的人类自然与动物无异。这似乎透露出切斯纳特已开始质疑白人主流话语对人与动物关系的界定。

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影响并导致美国白人社会对其他物种的漠视和对种族他者的异化。受此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动物既不会像人一样具有灵魂，也缺乏高级情感，感知不到痛苦，是“不具有伦理重要性、或者充其量是具有较小伦理重要性的生物”<sup>[2]</sup>。更有甚者，白人种族主义者为了宣扬白人至上的种族优越论，将黑人视为未完全进化之人，甚至将其贬低为动物，从而强化社会内部的等级划分并合法化种族剥削制度。故而，“黑人野兽”<sup>[3]</sup>成为美国文学塑造的7种模式化形象之一。

诚如威廉·琳恩（William Lynn）所言：“基于物种身份的道德划界潜藏着邪恶。它以最可怕的方式复制基于身份的论调，这些论调使得对其他人类群体的歧视、不公、暴力、屠杀合法化。”<sup>[4]</sup>换言之，物种歧视也是潜隐于种族歧视背后的深层思想根源之一。唯有消除物种歧视，才有可能实现人类社会内部的平等共存。这也是切斯纳特的作品试图传达给读者的要义之一。鉴于其作品中精心编排的动物隐喻在叙事进程中不可或缺，本文旨在探索并剖析《雪松后的房子》中被人类中心主义所浸染的人与动物、白人与黑人的关系，揭露“物种歧视”与“种族歧视”之间的纵深关联，由此投射出切斯纳特对于打破物种畛域以实现种族平等的深刻思考。

## 一、骑士精神与动物隐喻

有学者指出，在《雪松后的房子》中，盛大的比赛情景“影射司各特的作品《艾凡赫》”<sup>[5]</sup>，而马克·吐温（Mark Twain）多年前曾把南方对“等

级和种姓”<sup>[6]</sup>的崇敬归罪于复兴骑士文学的司各特。以小说中的赛马为例，会场的布置以及白人贵族的着装，都是“对骑士精神的复兴”<sup>[7]</sup><sup>[47]</sup>。其中，“人物角色完全符合吐温的谴责”<sup>[8]</sup>。那么，这纯属巧合还是切斯纳特有意为之？

值得注意的是，切斯纳特对与骑士颇有渊源的马匹着墨颇多。白人特里恩“骑着一匹非常漂亮、精力充沛的栗色母马，身着别致的套装，展现其高超的骑术”<sup>[7]</sup><sup>[53]</sup>；莉瑞小姐是一位“优雅的女骑手”<sup>[7]</sup><sup>[233]</sup>；特里恩和莉瑞小姐“乘车行驶在松林间，驾驭着那匹漂亮的母马”<sup>[7]</sup><sup>[235]</sup>，诸如此类。可见，马匹成为白人贵族出行的主要工具。同时，在以马为主要代步工具的时代，人们也普遍认为，唯有通过马匹，才能将王公贵族与普通人的区别开来。因此，马也成为白人塑造自我形象、彰显其高贵身份的工具。细细考量还会发现，人们对待马的不同方式，也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地位与权力关系。白人通过“骑”马、坐马车等控制行为彰显自己的优等地位，而黑人要么作为奴隶被绑在马尾后行走，要么成为牵着缰绳的马夫。

究其原因，骑士虽然重视马，但马尾却有一定的宗教寓意。由于马的尾巴形态像蛇，被认为“会给人带来伤害”<sup>[9]</sup>。再者，从动物的身体角度来看，尾巴通常被看作动物最低劣的部位和卑贱的存在，在文化构建中与污秽、污物等关联，容易引起人们心理上的厌恶与排斥。那些靠近马尾的黑人，自然也成为白人贬抑的对象。由于卑贱状态被视为“被排斥之物”<sup>[10]</sup>，因而，原始社会用卑贱状态划分出文化区域和动物世界。简言之，卑贱状态被当成动物与人的分界线。在这种情况下，白人别有用心地将黑人与卑贱的动物尾巴联系在一起，将其驱逐出人的世界。

这种利用动物来边缘化种族他者的行为在种族殖民时期并不少见。殖民者通过对殖民地动物的大肆捕杀，既彰显了帝国实力，也震慑了当地的反抗者，可谓居心叵测。同时，为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殖民者将原住民排除在“人”的范畴之外，甚至将其视为低等动物。对此，法农（Frantz Fanon）解释说，殖民主义的“二元对立世界不可避免地导致原住民的非人化，或更直白地讲，原住民被转化为动物”<sup>[11]</sup>。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认为，“帝国主义者常常视被边缘化和殖民化的居民为动物，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人还未完全进化为人类”<sup>[12]</sup>。因此，基于黑人高大强健的体形与吃苦肯

干的精神，“骡子成为早期美国黑人文学和民间传说中的一个重要隐喻”<sup>[13]</sup>，也成为切斯纳特作品中出现频次较多的动物形象之一。

从词源上看，“mulatto”一词来自西班牙语，指一头年轻的骡子。西班牙人最早用这个词来称呼种族混血儿，因为他们最早在大西洋对岸奴役非洲人。另外，骡子是母马和公驴的不育后代，用骡子指代黑白混血的有色人种，具有极强的贬义。通过将不同物种的后代与混血儿联系在一起，一方面，隐喻混血儿的父母——黑人血液里的动物性对白人血统的玷污。另一方面，暗指混血儿是不合理的存在且终将灭绝。无独有偶，在捷克语中也用“mulat/mulatka”表示非洲和高加索混血的人，老式的捷克成语“dřít jako mezek”（to slave like a mule，像骡子一样被奴役）<sup>[13]</sup>，也将奴隶和骡子联系在一起。

嘉莉·鲁尔曼（Carrie Rohman）分析说，这类“将动物性嫁接给处于边缘化族群的行为旨在巩固西方主体地位，保持帝国主义霸权的生命力”<sup>[14]</sup><sup>29</sup>。是故，黑人—骡子的指涉并非无意之举，而是源自白人殖民者的种族蔑视。小说里黑人与骡子组合的频繁出现便是有力证明，譬如，弗兰克“在独眼骡子的后面”<sup>[7]</sup><sup>40</sup>，“他所骑的那匹黑骡子就是美国内战时期运送装备的军用骡子”<sup>[7]</sup><sup>105</sup>。骡子身上烙着“C. S. A”几个字母，仿佛奴隶制曾在黑人身上留下的印记。这种思维方式也深深地毒害了黑人群体。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混血儿沃里克及其母亲莫利夫人潜意识下也将黑人同胞与骡子联系起来，他们用“一只肥壮、皮毛光滑的标准骡子”<sup>[7]</sup><sup>186</sup>而非马匹来回报弗兰克的帮助。

除了骡子之外，小说还提到，南方白人也常将黑人与“猴子”“狼”“蛇”等动物形象联系起来。例如：黑人孩子柏拉图的行为举止就被形容为酷似猿猴，“头朝下地垂在树枝上”<sup>[7]</sup><sup>269</sup>；女主人公瑞娜的举止被认为表现出“猴子般的模仿性”<sup>[7]</sup><sup>223</sup>；船上工作的黑人被看作是夜间的狼，“洁白的牙齿和眼球在周围的黑暗中闪闪发亮”<sup>[7]</sup><sup>42</sup>；而黑人韦恩则被当作一条“从乡下来的草丛中的蛇”<sup>[7]</sup><sup>218</sup>，“眼神狡黠”<sup>[7]</sup><sup>217</sup>。更有甚者，当瑞娜因看见黑蛇而吓晕在丛林时，迪恩·麦克威廉姆斯（Dean McWilliams）暗示“这条黑蛇很大可能上是指黑人韦恩的侵犯”<sup>[15]</sup>。由于西方文化将蛇视为邪恶和魔鬼的象征，因而，这些带有贬义的动物隐喻将黑人妖魔化，规避了社会对白人的道德问责。切斯纳特

有意再现骑士精神与动物隐喻对黑人形象的模式化书写，旨在含蓄而隐晦地表达对“白人至上”合理性的质疑，暗示了反种族主义与动物解放的内在统一性。

## 二、人类中心主义话语及其批判

小说以古希腊智者柏拉图之名命名黑人孩子，可谓暗藏玄机。奴隶出身的“柏拉图”，未曾受过良好的教育，“用手走路，双脚在空中保持平衡”<sup>[7]</sup><sup>236</sup>，以滑稽的动物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这样的做法，表面上是将动物性附加在黑人身上，实际上迎合了主流社会对黑人形象的诋毁。“柏拉图”之名不免让人联想到西方哲学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文化。

早在公元前5世纪，智者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主张的意义在于破除传统的神学观念，并强调人的作用和价值。随后，柏拉图在《蒂迈欧篇》引申得出人一旦作恶就会变成畜牲的观点，构建出一个纯粹以人为中心的世界。从中不难看出，他间接地贬损动物的主体性，将对动物不平等的思想以一种潜隐的方式暗含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中。继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也明确表达了对动物的态度：“植物为动物存在，动物又为人类存在……由于大自然不可能毫无目的、毫无用处地创造任何事物，因此，所有动物都是大自然为了人类而创造的。”<sup>[16]</sup>相比较普罗泰戈拉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主张，人处于最高级，表达了对动物生命本身更加居高临下的蔑视。

发轫于古希腊的人类中心主义与对待动物的不平等态度，始终横亘在西方的文化进程中。换言之，“随着理性和人文主义的发展，动物才被降格到非人性的地位”<sup>[17]</sup>。由此观之，切斯纳特以“柏拉图”对比无知孩童，既喻指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滥觞，也影射和暗讽白人对“人类中心论”的承袭。同理，用“凯撒”命名骡子也具有异曲同工之效。盖乌斯·恺撒（Gaius J. Caesar，公元前100年—前44年），史称恺撒大帝，是罗马共和国的独裁官，恰如人类在自然界的绝对统治地位。小说作者通过将骡子取名为“凯撒”，挑战了人类中心主义定义的人与动物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殖民者身披宗教外衣，实则是“为了一己之私征服、奴役、开发和利用自然”<sup>[18]</sup>，掩饰其殖民掠

夺与殖民侵略的种种恶行。对于他们而言，自然界的动物不再具有自身的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犹如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这种思想支配人类的意识和行为达数千年之久，从小说描摹白人家庭的寥寥几笔中可窥见一二：“墙上散开的鹿角证明了历代祖先中有一个强大的猎人。肖像中沃里克妻子的祖先——高个子、骄傲的男人和女人，穿着过去时代的服装——透过褪色的镀金镜框向下看。”<sup>[7]63</sup>以“鹿角”为饰，展现了白人对以动物为代表的自然界的征服与控制，“骄傲的男人和女人”“向下看”等行为和态度则流露出白人自傲的情绪。回溯历史可以发现，美国人是拓荒的民族，而最早的拓荒者以野生动植物为食。对于他们而言，“狩猎是生存的第一需要，也是人精神的第一需要”<sup>[19]</sup>。

这种狩猎传统从未中断过，小说对此也有提及，“猎犬在远处大声地吠叫，猎人们跟着声音消失在树林里……”<sup>[7]290</sup>。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通过占有、控制和杀戮动物，彰显自身的道德主体性，从而边缘化动物，使其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权力关系中处于无声、无名状态。渐渐地，狩猎在磨砺人的肉体与精神的同时，也成为贵族的一种娱乐方式，甚至发展为一项盛典。是以，小说描写了南方贵族参加的热闹非凡的骑马比赛。这场盛典就像白人家族留下的“鹿角”，俨然成为他们缅怀既往辉煌时代的符号，也进一步强化美国白人以自我为中心、漠视其他种族和物种的观念。

与白人相反，小说中黑人与动物的关系似乎更加和谐。“骡子懒洋洋地喝了很长时间，而弗兰克则悄悄地把思绪和平静的情景融为一体”<sup>[7]286</sup>；瑞娜“一向喜欢弱小的动物，小猫和小狗总能够受到瑞娜的欢迎，并得到一顿美餐”<sup>[7]64</sup>。但另一方面，“瑞娜很怕蛇”<sup>[7]270</sup>。黑人对动物既同情又畏惧的复杂心理，肇因于他们对超自然力量的迷恋，也彰显了他们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早在殖民前期，绝大多数非洲人“有一些可以称之为物神的迷信象征”，实则就是“崇拜祖先”及“附在亲属们所在的地段内的树林和岩石上的以及天空中的神灵”<sup>[20]</sup>。此外，动植物也是黑人巫术所诉诸的主要对象。在奴隶制时期，黑奴相信，“通过某种符咒程序，可调动寄居于动植物或其他物体之内的法力或精灵，进而对某个对象施加保护或伤害力”<sup>[21]</sup>。从非洲来到美洲后，巫术的持续存在使黑人与动物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与“人类中心主义”强调的对立关系截然相反，蕴含着对白人至上主义

和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批判的潜能。

### 三、“人是一个会操演的动物”：人与动物关系的演变

雷福德·洛根（Rayford Logan）曾指出：“19世纪的最后10年和20世纪初叶是美国黑人社会地位的最低点。”<sup>[22]</sup>鉴于当时紧张的种族关系，切斯纳特并未公然反抗主流价值观对人与动物关系的定义，而是藉由小说故事场景予以间接揭露。以房屋为例，《雪松后的房子》提到：黑人学校耸立在一片寂静的松树林中；黑人韦恩的房子“疏于照管”<sup>[7]230</sup>，而混血女主人公瑞娜的居所环绕着雪松篱笆、丛丛灌木和各类野花。黑人的房子几乎都被茂密的植被环绕着，似乎想要隐去痕迹。同时，它们的存在也使房屋成为“隐藏罪恶或秘密的合适场所”<sup>[7]11</sup>。小说后面提到，无论是混血儿沃里克还是黑人弗兰克，抑或是白人特里恩，无一例外都利用这些遮挡物偷窥瑞娜。然而，白人的房屋风格却另有一番意味。沃里克的妻子拥有“一幢建于殖民地时期的旧庄园住宅，有堂皇的柱廊、宽阔的游廊和长长的百叶窗”<sup>[7]63</sup>；格林医生住在一所宽敞的砖房里；特里恩的住处是“一所大白宫”<sup>[7]230</sup>，且周围的篱笆修理得当。

稍加对比，小说里房屋设计的差别不言而喻。黑人的住处稍显原始且“疏于照管”，其“隐蔽”作用大于装饰作用，更加类似于动物巢穴；而白人的院落“广阔”“堂皇”“白色”和“精心打理”，彰显白人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由于长期盛行的物种歧视与种族压迫渗透到了建筑、风景园林、城市规划等行业中，故而白人群众巧妙地借助居住景观打造出黑人与白人、动物性与人性的二元对立，从而名正言顺地妖魔化黑人，再次强调白人种族的进步与优越。

实际上，白人特里恩利用松树林的遮掩偷窥瑞娜、躲藏并追寻瑞娜等行为，正是受其身上动物性冲动所致。白人也绝非完全摆脱了动物性的更高尚人类。约翰·米勒（John Miller）曾以“枪口”（muzzle of the rifle）<sup>[23]</sup>一词为例，论证人与动物边界的脆弱性。从词义来看，“muzzle”一词既指凝结人类智慧的“枪口”，又指动物之口。这暗示着端枪的殖民者在殖民过程中难以泯灭的动物性本质。因此，基于人与动物的对立所建立起来的种族

歧视并不可靠。这也解释了小说结尾特里恩放弃种族歧视、追寻爱人的行为。不幸的是,当特里恩遇到陷入疯癫的白肤色女性即瑞娜,却不愿进一步走近了解她,反而“厌恶地转身离开”<sup>[7]281</sup>。他的表现虽然略显讽刺,却也足以证明特里恩的种族偏见并非取决于肤色差别,因为“她够白的了”<sup>[7]281</sup>,而是由于她的疯癫所表现出的动物性如“前言不搭后语”“醉醺醺的”<sup>[7]281</sup>等。此外,特里恩抛弃瑞娜也是因为假想她“猴子般的模仿性”<sup>[7]223</sup>。某种程度上来说,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与迫害也附着了对动物性的想象性投射和抵制。是故,物种歧视也是种族歧视的深层根源之一。

后人文主义时代以来,人与动物之间的二元对立遭到了猛烈冲击。许多哲学家开始反思人性与动物性的关系。约翰·西蒙斯(Jone Simons)基于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对人进行定义:“一个人,就是一个会操演的动物而已。”<sup>[24]</sup>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阐释世界末日与人性的关系时也曾说过,历史终结之时,人“再次变成野兽”<sup>[25]</sup>。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饕餮》(*Eating Well*, 1991)一文中也肯定了动物的主体性。可见,人性与动物性并非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流动、共生的关系。

具体而言,一方面,小说里拟人化的修辞呈现出对动物感受的细致描摹,另一方面,叙述者也刻意将人与动物的形象互为影射。例如,瑞娜因受惊“向前飞进了森林”<sup>[7]273</sup>。“飞”(flew)一词,暗喻其为受惊的飞鸟或动物。陷入疯癫的瑞娜,不再是衣着整洁的文明人,反而更像是自然界的动物:“深棕色头发乱蓬蓬的,缠着树枝、树叶和苍耳,披散在她的脖子上。衣服又破又脏,边上还附着荆棘和蒺藜,她没有穿鞋……”<sup>[7]28</sup>换句话说,瑞娜的疯癫是因为她身上的兽性取代了人性。

#### 四、结语

故事以瑞娜之死戛然而止,而读者的情绪也被带入高潮。在哀婉叹息的同时,读者也开始反思这出悲剧背后的深层内涵。难以为继的跨种族爱情是否意味着黑人解放陷入困境?种族问题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或许是受时代所囿,切斯纳特对此未做明确交代。他曾在书信中再三强调:“我想写一个有趣而有艺术感的故事。”<sup>[26]150</sup>紧接着,他又表示:

“我希望这本书能引发一些骚动。”<sup>[26]150</sup>很显然,这种矛盾心理使作者无法公开承认小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质疑,而是借助作品中的动物隐喻隐晦地表达出来。故事的结尾提到了白人特里恩的内心独白,即“传统是暴政。爱是唯一的法则。”<sup>[7]292</sup>这为其赢得读者同情的同时,也为改善美国南方种族关系提供了思路。特里恩对瑞娜的爱预示着白人与黑人的和解,接纳并将其视为“上帝美好的造物”<sup>[7]292</sup>而非黑人野兽,则昭示白人社会摆脱物种歧视的观念,向种族平等更进一步。

#### 参考文献:

- [1] CHESNUTT W. C. *Pussy Meow: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at* by S. L. Patteson [C]// MCEL RATH J R, LEITZ III R C, CRISLER J C, et al. *Chesnutt: Essays & Speech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2 - 173.
- [2] CALARCO M, ATTERTON P. *Animal Philosophy: Ethics and Identity*[M]. London: Continuum, 2004.
- [3] BROWN S A. Negro character as seen by white authors[J]. *The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1933 (2): 179 - 203.
- [4] WOLCH J, EMEL J. *Animal Geographies: Place, Politics and Identity in the Nature-Culture Borderlands*[M]. London: Verso, 1998.
- [5] WERNER S. *The Invention of Ethnicit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6] TWIN M. *Life on the Mississippi (1883)*[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7] CHESNUTT W C. *The House Behind the Cedars*[M]. Boston: Riverside, 1900.
- [8] RITZENGERG A. *The Dream of History: Memory and the Unconscious in the Charles Chesnutt's The House Behind the Cedars* [C] // WRIGHT S P, GLASS E P. *Passing in the Works of Charles W. Chesnutt*.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10: 58.
- [9] 张亚婷. 中世纪英国动物叙事文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10] 朱莉娅·克里斯蒂瓦. 恐怖的权力: 论卑贱[M]. 张新木, 译. 北京: 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2001.
- [11] FANON F. *Black Skin, White Masks*[M]. London: Pluto, 2004.
- [12] OSBORNE P. *Socialism and the Limits of Liberalism*[M]. London: Verso, 1991.
- [13] KOY C E. The mule as metaphor in the fiction of Charles Waddell Chesnutt[J]. *Theory and Practice in*

- English Studies, 2005 (4): 92 - 100.
- [14] ROHMAN C. Stalking the Subject: Modernism and the Animal[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 [15] MCWILLIAMS D. Charles W. Chesnutt and the Fictions of Race[M].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2.
- [16] ARISTOTLE. Politics[M].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8.
- [17] BLEAKLEY A. The Animalizing Imagination: Totemism, Textuality and Ecocriticism[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 [18] MARSHALL P. Nature's Web: An Exploration of Ecological Thinking[M]. London: Simon & Schuster, 1992.
- [19] 谢锦, 陈应松. 人兽博弈的文学思考——访谈作家陈应松[J]. 小说界, 2008 (1): 187 - 189.
- [20] 约翰·富兰克林. 美国黑人史[M]. 张冰姿, 何田, 段志诚,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 [21] 高春常. 在荒野里看见耶稣: 美国黑奴宗教叙事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 [22] LOGAN R. The Betrayal of the Negro: From Rutherford B. Hayes to Woodrow Wilson[M]. New York: Da Capo, 1965.
- [23] MILLER J. Empire and the Animal Body: Violence, Identity and Ecology in Victorian Adventure Fiction[M]. London: Anthem Press, 2012.
- [24] SIMONS J. Animal Rights and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Representation[M]. New York: Palgrave, 2002.
- [25] AGAMBEN G. The Open: Man and Animal[M]. Stanford: Stanford UP, 2004.
- [26] CHESNUTT W C. "To Be an Author": Letters of Charles W. Chesnutt, 1889 - 1905[M].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97.

(责编: 朱渭波)

(上接第533页)

- [9] 李艳玲, 田夏春. iWrite 2.0在线英语作文评分信度研究[J]. 现代教育技术, 2018, 28 (2): 75 - 80.
- [10] 曾永红, 梁玥. 不同类型同伴互评对大学生英语写作的影响实证研究[J]. 外语研究, 2017, 34 (4): 53 - 57.
- [11] 王初明. 如何提高读后续写中的互动强度[J]. 外语界, 2018 (5): 40 - 45.
- [12] PICKERING M J, GARROD S. Toward a mechanistic psychology of dialogue[J].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004, 27 (2): 169 - 226.
- [13] PENG J F, WANG C M, LU X F. Effect of the linguistic complexity of the input text on alignment, writing fluency, and writing accuracy in the continuation task[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018, 24 (3): 364 - 381.
- [14] COSTA A, PICKERING M J, SORACE A. Alignment in second language dialogue[J]. 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2008, 23 (4): 528 - 556.
- [15] 王启, 王初明. 以续促学英语关系从句[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9(3): 1 - 5; 18.
- [16] 姜琳, 陈锦. 读后续写对英语写作语言准确性、复杂性和流利性发展的影响[J]. 现代外语, 2015, 38 (3): 366 - 375.
- [17] PATCHAN M M, SCHUNN C D. Understanding the benefits of providing peer feedback: how students respond to peers' texts of varying quality[J]. Instructional Science, 2015, 43 (5): 591 - 614.
- [18] NELSON M M, SCHUNN C D. The nature of feedback: how different types of peer feedback affect writing performance[J]. Instructional Science, 2009, 27 (4): 375 - 401.
- [19] 王初明. 运用续作应当注意什么?[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9 (3): 1 - 7.
- [20] CHO K, MACARTHUR C. Learning by reviewing[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1, 103 (1): 73 - 84.
- [21] 张福慧, 李文滔, 龙宓吟, 等. 基于三个技术平台的自我调节性写作学习效果对比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19 (5): 22 - 26.
- [22] 刘海涛. 计量语言学导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23] KAPLAN R B. Cultural thought patterns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J]. Language Learning, 1966, 16 (1/2): 1 - 20.
- [24] 牛瑞英, 张蕊. 二语写作教师书面反馈焦点、策略及成效个案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 41 (3): 91 - 99.

(责编: 朱渭波)